蜀山劍俠傳/21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二一八回　勝會集冠裳 無限清光 爲有仙姬延月姊　同仇消芥蒂 難忘故劍 還將駝叟鬥癡翁

下一回▶

隔不片刻，一輪皓月已列中天。因有仙法排雲，碧天萬里，澄霽如洗，更無纖翳，顯得月華皎潔，分外清明。大殿中李洪業已行完拜師之禮，待不一會兒，先聽殿中傳呼赴宴。紅玉坊前，兩雲幢上的金蟬、石生二人，重又鳴鐘擊鼓。跟着司樂衆弟子鼓瑟吹笙，簫韶交奏。仙樂聲中，殿中衆仙款步而出。玄真子、妙一真人等主人，先趨平臺前側站立，重又向衆仙賓致謝臨貺厚意，肅客入席。衆仙賓早已各自約好同道伴侶相待，紛向主人謙謝幾句，另有仙賓及諸弟子陪同各人選中的席次，分別入座。那在平臺入席的諸仙賓，十九都是主人飛柬專使專誠恭請而來的前輩仙尊，各派宗主，或是同道至交，自有玄真子、妙一真人等肅客就座，主人一律揖讓。雖無世俗客套，都各知分際行輩，得道先後，除兩邊首座略互謙讓外，也自就座，序列適合，無稍差池。衆仙賓中，赤杖仙童阮糾、甘碧梧、丁嫦已得道千餘年，又是初次相見，自然推居東席上座。第四位以次，便是易周、楊姑婆、一真大師、寧一子、少陽神君、天乾山小男、藏靈子、半邊老尼、無名禪師、知非禪師、鍾先生、鐵鐘道人、游龍子韋少少、靈靈子、玉洞真人岳韞、梅花仙子林素娥、俠僧軼凡。此外還有隨靈嶠三仙同來的四位男女地仙尹松雲、陳文璣、管青衣、趙蕙，雖是三仙弟子，但是得道年久，已成地仙，論功行，便長一輩的羣仙也多不如，自不應去至水閣與一班後輩、新進門人同列，經妙一真人夫婦向三仙力請，同在平臺入宴。本來席次尚高，因有師長在前，祇得屈諸末座。算起來，恰好一列兩席相連，共是

二十四位仙賓。西席這面，首座極樂真人李靜虛，以次爲嫫姆、神尼優曇、神駝乙休、百禽道人公冶黃、追雲叟白谷逸、矮叟朱梅、西藏派教祖淩渾、屠龍師太、金姥姥羅紫煙、青囊仙子華瑤崧、步虛仙子蕭十九妹、伏魔真人姜庶、大熊嶺苦竹庵鄭顛仙、寒月禪師、一音大師、楊瑾、采薇僧朱由穆、李寧、姜雪君、林明淑、林芳淑、玉清大師、素因大師，也是二十四位。當中主座是玄真子、妙一真人夫婦、醉道人、髯仙李元化、萬里飛虹佟元奇、餐霞大師、元覺禪師、元元大師、坎離真人許元通、頑石大師。因峨眉長一輩的十三同門中，苦行頭陀已證佛門正果，飛昇極樂；風火道人吳元智，前在慈雲寺遇難兵解，轉劫再生，年尚幼小，未曾引度佛門。所以主座十二，卻祇坐十一人。餘下雖奉請柬，或是情深，或以道行淺薄自謙，不敢與諸位前輩真仙並列，俱去別處入席的，如崑崙派中後進劍仙小髯客向善、長沙谷王峯鐵蓑道人等；新近歸正的異派散仙麻冠道人司太虛，恆山雲梗窩獅僧普化，滇池伏波崖上元宮天鐵大師，黃腫道人，凌虛子崔海客，大行山絕層崖明夷子、大呆山人，北海冰洋島五散仙仇生明、夏寅、吉永、衛寒樵、令狐畹蘭，岷山白馬坡妙音寺一塵禪師，浙江諸暨五泄山龍湫山樵柴伯恭，岷山飛虹澗女仙董天孫，蘇州天平山玉泉洞女仙鞏霜鬟，湖北荊門山女仙潘芳，陝西秦嶺石仙王關臨、跛師稽一鷗，小南極不夜城主錢康，邊山紅菱嶝銀鬚叟，宜興善卷洞長生修士路平遙；輩分介乎長幼之間的，如北海陷空島大弟子靈威叟，黑蠻山鐵花塢清波上人，南海散仙騎鯨客，蘇州上方山鏡波寺無名禪師座下天塵、西來、漚浮、天還、無明、度厄六子。此外尚有釋道兩家的神僧、劍仙，聞風而來的不速之客，衆仙客隨帶來的門人弟子，總共不下八百餘衆，因無關緊要，在這裏從略了。

當下兩輩侍宴的本門弟子捧上仙酒餚果，八百仙人對月開搏，臨波把酒。此時仙樂悠揚，萬花怒放，香光如海，霞彩繽紛，端的仙景無邊，令人五官應接不暇。神仙佳話，千古流傳，決非尋常所能夢見。飲到中間，妙一真人命隨侍男女弟子嚴人英、司徒平、徐祥鵝、施林、郁芳蘅、李文衍、吳文琪、周輕雲，將先備就賜給隨衆仙賓赴會的諸後輩的錦囊取來，即席頒賜。囊中之物，也有法寶，也有珍玩，也有靈藥仙果，品類不一。俱裝在妙一夫人用東海鮫綃織成的大錦囊內，外用旗檀木爲架，懸在席前。由上述男女八弟子隨手探取，各憑福緣厚薄給與，凡在水閣入席的俱都有份。衆後輩仙賓一一領收拜謝，無不欣喜非常。一會兒頒贈完畢。靈嶠三仙中的丁嫦笑指雲幢上面金蟬、石生二人道：「今日主人開府盛典，仙賓又極衆多，門下高足俱極勞苦，尤以雲幢上司鐘、磬的兩仙童爲最。資質又都極好。貴派規法至嚴，未便喚他下來，且借主人仙廚美餚，略當慰勞，不知可否？」妙一真人知有用意，當着衆人不便明言，便笑答道：「小徒祇在上面司樂，並無微勞。既承道友憐愛，敢不拜命，喚他們下來拜受好了。」丁嫦道：「那倒無須。一則，當此大典盛會，原定儀禮，豈容率易更張；二則，此時玉坊虹橋，碧榭

銀燈，花光霞彩，月明星輝，多此兩幢撐空朵雲，也生色不少。爲此一杯酒，何須升降周折，飛觴贈飲好了。」

金、石二人司樂之餘，閒中無事，本在隨時留意下面仙賓言談動作。丁嫦是借題送禮，語聲雖是不宏，金、石二人卻聽了個逼真，不等妙一真人招呼，便在雲上行禮致謝。心想：「靈嶠三仙，道行法力何等高深，人又極好。這酒是主人的，豈不知客去以後，我二人便可享受，何必多此一舉？況又有慰勞的話。」方疑此舉藏有別的美意，一轉念間，丁嫦己要過甘碧梧面前杯子，連同自己杯子，持在手內，往上一揚，便有尺許方圓兩朵祥雲，托着兩隻玉杯，分向二人云幢上飛到。二人連忙跪接過去，酒祇半杯，方要舉飲，猛覺杯底有物落到手上。低頭一看，金蟬所得乃是一隻玉虎，大纔兩寸，通體紅如丹砂，一對藍睛閃閃隱射奇光，玉虎口內青煙隱隱的似要噴出，神態生動，宛然如活；石生所得，乃是一塊五角形的金牌，也祇三寸大小，上面符籙重疊交錯，竟分不清有多少層數。二人原本一樣機智心靈，知非凡物，必是當着多人不便明賜，假作賜酒爲名，暗中賜與。偷覷平臺之上，玉清大師和姜雪君，正朝自己注視微笑。在座諸仙，除了乙、淩、白、朱和峨眉交深情厚的幾位，祇朝上看了一眼，便各和鄰座言笑，彷彿明知，故作不解。餘人多似不曾覺察。心中歡喜會意，悄悄藏起，如無其事。見那祥雲尚在，祇朝丁嫦略微跪謝，把酒杯仍放雲上，任其託了往下飛去。

丁嫦接過放下，笑道：「樂不可極，廣寒仙子何能久羈？我們已經飽飫仙廚，應該告行了吧？」說罷，靈嶠三仙首先謝別，跟着衆仙也紛起告辭。當下除神駝乙休、白朱二老、玉清大師五六位有事暫留外，所有在會長幼羣仙，俱都起身。玄真子、妙一真人仍率衆弟子，香花禮樂恭送。仙法均撤，明月隱去，凝碧崖前，仍是七層雲霧封蔽，回復原狀。由靈嶠三仙、極樂真人以次，相繼由平臺、虹橋等地，各駕祥雲遁光向空飛起，到了凝碧崖上空，紛向主人舉手作別飛去。這時月影沉西，天已快亮。祇見千百道金光霞彩，祥雲紫氣，挾着破空之聲，在峨眉後山絕頂上空，四下飛舞，電閃星馳，晃眼全都飛去，不知去向。

玄真子、妙一真人等回到正殿，收去兩朵雲幢，命衆弟子自去擇地飲宴，歡聚三日。然後再看各人功力深淺，或是下山行道，或是留守修煉。隨與乙休、白、朱、玉清諸仙，商談未來之事。因而談起李洪，將來成就雖是遠大，但是道高魔頭也高。照着長眉真人玉敕遺命，李洪年甫十歲，便須下山修爲，開頭便遇到一個極厲害的強敵，非有一件旁門至寶，不能收功。還有李英瓊，再往幻波池取寶，也有不少周折。事在李洪之前，不久便到，務請衆仙隨時相助。白谷逸笑道：「齊道友日來開府事忙，我和朱矮子替你辦

了一件事，還沒有對諸位道友說。此寶雖不是玉敕所說異寶，功效卻也差不多。有了此寶，將來李英瓊、李洪可以省事多了。」說罷，手中遞過一物。妙一真人接過，和衆仙同看，乃是一個形如穿山甲，前面有一風車的鐵梭，長僅尺許，遍體俱是活瓣密鱗，藍光閃閃。

餐霞大師見了驚道：「此乃當年紅花鬼母七寶之一，名爲碧磷衝，威力不在玄龜殿九天十地辟魔神梭之下，祇是不能像神梭一樣載人。用時長約丈許，前面七葉風車電轉飆飛，密鱗一起展動，宛如一條綠色火龍，發出數十丈碧焰寒磷，專一穿行山地。無論石土金鐵，被這碧焰陰火挨着，無不熔化成漿，陷成十丈以內的陷洞。寶主人便隨在後面前進，暗中侵害人家。尤妙是動起來時一點聲息全無，不似神梭還挾有風雷之音，老遠便能聽出，端的陰毒非常。我昔年初成道時，鬼母尚未遭劫，偶因採藥，誤入滇南蠻境，曾經親見此寶妙用。僥倖鬼母以大劫將臨，不願無故與本派結仇，又知我是無心深入，看出他門人的行蹤詭祕，一時好奇，暗中尾隨窺伺，因而發現我非有心作對，祇在我發現此寶之時突然出現，好言勸我離去，並未加害，反送了好些靈藥。我自知不敵，也未再去。聞說鬼母遭劫之時，說門下諸弟子俱非善類，她在世還能強制，她死以後定必造孽無窮，爲她再生添上許多孽累。本欲一齊迫令兵解，隨即轉世，再同修爲，結果祇有六人兵解。第二弟子何煥奉命有事在外，人更機警，早聽出乃師平日語氣，算計劫臨，定必不免。又知乃師法令如山，難於抗拒，時刻都在留心。回山時，借故推遲，落在諸同門後面，隔老遠窺探前行。這時鬼母已經中了極樂真人飛劍，祇爲想迫門人同行，免貽後患，而手下七弟子恰有一半在外，勉強行法忍苦強挨。不過運用元神，強支軀殼，祇可緩死須臾，不能持久。內中又有三個桀驁不馴，反與對敵的，經她手刃處死，愈發耗了心神。等何煥回時，說完話，人已不支。何煥知她體力已不能再殺自己，跪在地下哀聲哭求，說自己從此閉洞清修，決不出外爲惡。鬼母此時已制他不了，又見他平日心性較爲和善，便要他立下永不爲惡的重誓。然後說道：『我雖邪教，祇是天性乖僻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更知警惕，向不輕易爲惡。所以這次大劫雖然不免，還得對頭容讓，不將我元神斬去，使我仍得再行轉世修爲，以求正果。不意以前一時偏見，收下你師兄弟七人，心性無一善良，我去以後，定必造孽多端，自遭大劫，結果還要累我，因此纔想將你七人一齊帶走，使爲再世師徒。既免後患，還可再生，同求正果。內有三個心存叵測，意欲叛我的，我已除去，連再轉世也都無望。你雖較他們心性好些，到底容易受人引誘，自取滅亡。本意令你同行，你偏昧於輕重，再四苦求，不願兵解，我門下七人，一個不留，你們不知就裏，顯我太無師徒情分。所不放心者，祇恐你日後以我所傳法術害人害己。現既立下重誓，我也不強迫，但那本門七寶，暫時卻不能授與，須守我誡，閉洞清修四十九年，到時七寶自會出現。到手以後，必須善用。須知誓願已發，祇要背反，稍存惡

念，或受同道蠱惑，去與衆人爲難，立即報應，遭那殺身之禍。務要謹謹遵守。』說罷，便去洞內，久等不出。入內一看，已是化去。何煥葬師以後，正遍向同道朋友辭別，說他奉命閉洞參修，不再參與各事，特此辭別。以後便未再聽說起。此寶既然出現，必是這廝靜極思動，受人慫恿愚弄，欲借此寶，由地底衝入仙府擾害，致爲白、朱二位道友奪來。可是麼？」

白谷逸道：「照此說法，定是這廝無疑。我二人先並不知有外賊由地底來犯。乃是朱矮子以前熟人麻冠道人司太虛，近年忽然覺悟，改邪歸正，因知四九重劫將臨，祇有齊道友許能助他脫難。無如道路不對，無法干求，本意乘着慶賀開府，來此結納。不料走到路上，又遇上許飛娘這一妖狐，與一妖人在崖後密談。他欲立功自見，仗着隱形神妙，老遠發現妖狐遁光，便尾隨下去，暗中查探。聞妖狐日前在邊山中勾結了一個向不出山的異人，欲用此寶暗入峨眉，先盜取肉芝，再用邪法乘機擾害。自己也知非敵，略微得手，仍由地下逃去。說得甚是厲害，祇未提說那人是誰。司太虛因聽異人已由邊山起身，當夜便到本山，立即趕來送信。與我二人見面一說，立即商妥，將計就計。起初祇想誅敵，並無奪取此寶之意。因來的妖人精於地遁，我們三人到了上面，又用千里傳音，命岳雯將甄艮、甄兌喚去。許飛娘明知我們防備森嚴，還敢令妖人由地底入犯，必有幾分自信。司太虛匆匆一聽，對方姓名來歷一點不知，又是個多年不曾出山的人。時機已迫，無暇虔心推算。當年邊蠻四凶本有兩個在極樂童子飛劍之下逃生的，此後便沒有下落，恐是漏網二兇之一。憑我三人，雖然可操勝算，到底這兩人邪法高強，比別的妖人不同；加以匿迹多年，忽然出現，知他這些年潛居苦煉，鬧甚花樣？惟防萬一擋他不住，除將上洞離地十丈以下用法術禁制，使其堅逾精鋼，並用移形迷蹤之法，顛倒途向，免被衝破禁制，闖入仙府，爲外人所笑。一面又令甄艮、甄兌持我三人法寶，在地底埋伏相候。起初料他必是到了上洞左近，再行入土。我三人遠出數十里，分成三面，隱身空中相待，準備堵截。能在未到正洞以前將他打發，豈不更妙？

「哪知這廝行事十分詭祕，仗着法寶神妙，竟不嫌費事，在相隔峨眉二百里以外便入了土。如換道行稍差一點的人與之相對，地底再沒有甄艮、甄兌這兩個精通地遁的人埋伏，單靠那喝土成鋼的禁制，非被衝進不可。盡管仙府能手甚多，他一露面，也必送死，決討不了便宜。我和朱矮子混了這多年，事前還有人報信，如被這樣一個後輩妖人瞞過，衝入重地，這人怎丟得起？這廝也真有點伎倆，運用妖法，穿山裂石，通行數百里，竟沒一點聲息異狀。我們人在上面，留神查看，竟會看他不出。後來我們見所說時候已到，杳無蹤影，空中時有各方道友飛過，俱是由後山飛雷徑來此赴會的。試運玄機推詳，纔知敵人已到前山，正和甄氏兄弟在地底苦鬥。甄氏兄弟本來不是妖人敵手，幸我先設禁

制，這廝來路深在地底，幾達百丈以下，一到便被禁制擋住，前面堅如精鋼。因未發現敵人和別的異狀，甄氏兄弟埋伏之地在上，不知妖人已在下面。敵人又未發動移形之法，自以爲法寶能破禁制，便運用妖法煉化那比鐵還堅的石土，打算祇穿通一條容人之徑便可入內，這一來未免耽誤了些時候。

「事有湊巧，周雲從、商風子日前來投時，在路上無心中得了一面寶鏡，乃前古禹王治水搜除水土中潛伏邪魔的至寶。鏡光到處，地底三百六十五丈以上，明如觀水，纖微畢現。我和岳雯喚他二人上來時，正與商風子在一起。商、周二人因不知鏡名、來歷、用法，到後又聽諸仙同說衆弟子自己所得法寶，須在開府傳授法術法寶時一齊呈獻，聽命指點應用。初來覺着師長威嚴，不敢冒昧求問，祇不時向衆同門私下打聽。甄艮一想，同門中飛劍法寶比他兄弟強的頗多，我二人既指名喚他兄弟，蹤跡又要隱祕，須到指定之處相見，料想要知地遁之術。一時心靈，隨手將寶鏡借來，帶在身旁，以備萬一之需。先在地底埋伏，已經照看過了兩遍，覺着在地底用鏡搜查，格外清晰，看得也較遠些。妖人祇要近前在三四百丈以內，萬無不見之理，便極留心。先沒料到妖人由遠道而來，入土又是這樣。後來久等不見到來，便向禁地一帶環繞巡視，不時取鏡查看。巡視時由左而右，起腳在妖人頭上，當時忽略過去。等到由右側繞將回來，算計時候將過，格外仔細。寶鏡不曾離手，一到原處，果然發現妖人已到，正用碧磷衝發出百十丈的陰火碧焰，飆輪電轉，朝下猛鑽。那麼堅硬的地底，居然被他穿通了好幾丈。如非所有的土皆堅，定被破土而入了。有此兩層耽延，雙方動手較晚，甄氏兄弟又長於地遁，如魚行水，不似妖人不用法寶，祇用飛遁，行動便緩，不能隨意通行。剛現危機，待要發動移形之法，乘機遁走，甄氏兄弟想分出一人上來求援，我三人已經警覺趕到，合力下手，纔未爲妖人所傷。

「妖人見勢不佳，趕忙運用法寶，返身遁去。我三人看了此寶有用，便分開來：由朱矮子駕遁光，和甄艮一起，在地底窮追；我和甄兌、司太虛持了寶鏡，在上空追逐。後追出本山，到了棗花崖一帶無甚寺觀人迹的荒山，然後攔在妖人前面，用寶鏡照準他的來路，用太乙神雷裂開一個大地穴。等他一到，再用紫雲宮所得神砂，困住了他的法寶，朱矮子又在地底連發太乙神雷，一路亂打。妖人本另有護身法寶，急切間神雷也傷他不了，又長於隱形飛遁之法，逃也容易，祇敵不住而已。此時情勢，收了法寶，再捨地底死路，由上空遁走，並非沒有指望。不知爲何那樣膽小，除盡量防身外，身邊還帶有好幾件厲害法寶，竟是一件未取出來還手，一味驚惶，循着原來途徑逃竄。追着追着，快要到了上下夾攻之處，忽然哀號道：『諸位仙長，容我獻寶贖命。』邊說邊由身邊取出一件法寶。捨了這件用以穿行地底之寶不要，任其照舊朝前猛衝。祇見他倏地連寶帶人，

發動陰雷，將所行之處百十丈厚的地面，爆裂一個大洞，化爲一條細如遊絲的碧光，破土上昇，直射雲空，一閃不見。我們上下五人，事出倉猝，同時朱矮子見此寶雖無人駕馭，仍在前駛，又急於收取，我又在前，祇遠遠看見地裂雷震，人化碧光，隱形遁走，俱不及追擒。正想罷手，因見下面此寶仍發碧火飛駛，已由腳底過去。司太虛也說此寶難得，異日大有用處，我們雖不知用法，也可體會得出，或者重煉再用，均無不可。便由上空追去，其行絕速，如用禁制，竟來不及。又追出百餘里，仍用前法，以太乙神雷、破土神砂阻擋，纔得制住。費了好些手腳，幾乎將它毀去，纔勉強收下。雖已強制縮小，陰火碧焰依然強烈不斂，祇一疏忽鬆手，仍要飛去。但又不似原寶主在暗中行法收回，乃是此寶靈異，不知收用之法，便是如此。任其入土，無論投向何方，也是一味前衝，永無止境，非到穿入地肺，被元磁真氣吸住，年久化煉，成爲灰燼不可。自來收取旁門法寶無此收法，正好笑我二人枉自修煉多年，得一旁門之寶，還須回來向諸位高明之士請教。那地方原是棗花崖的前山陰，就在妖婦的巢穴鄰近。司太虛前遇妖婦和一妖人對談，便在左側危崖之下，並曾見有一高大石洞。那妖人也是一個向未見過的生臉，估量妖婦妖黨，也許還有詭謀。見爲時尚早，先在空中了望。前山幾個妖人，欲用那前已破去的攝心鈴搗鬼，已爲元元大師、醉道友與諸位道友所斬；另一妖人正與天狐寶相苦鬥，也被諸位道友事完趕去誅戮。反正歸來還有餘暇，樂得順便查看。相隔祇五六里，便同隱身前往，沿途查看，飛得甚低。

「走在路上，忽見山坡下有一相貌醜怪的道姑，旁有一男二女三個徒弟侍立。被迫妖人便跪在道姑面前，祇聽她對妖人說：『以前你欺我已遭兵解，假意求恩免死，實則存了惡念。彼時我如堅持，你必反抗。我想你既不知好歹，而我又無力強制，念在多年師徒情分，姑使你立下重誓，允你請求，免去兵解。日後如能遵守，到了年份，你取了法寶，不背師言犯誓，那時我已轉劫修成，再重歸我門下，也無不可。我門下弟子，因有叛師之行，已被我殺死三個。你雖存心叵測，叛迹尚未昭著。人情到了緊急時，保不住鋌而走險。總算你和我，臉還未撕破，人孰無過，如能洗心革面，不忘我的訓示，多年師徒情分，樂得成全。也使你們知道，我殺三徒，不是爲師的情薄心毒。這多年來，我時常都在暗中查看你的行蹤，本來早要見你，也許沒有今日。祇因我兵解之後，你雖不曾爲惡，但是心喜僥倖，以爲可以承受我的法寶，此後重行邪教。所以遍辭同道，說要閉關修煉，不出見人，再晤須在四十九年以後。你那些同道交往，無一善類，如聽爲師臨終訓誡，如真去惡向善，避之惟恐不及，再見作甚？此等居心，已不可問。及至四十九年期滿，我禁制失效，法寶出現。你這麼長歲月，一心祇在盤算將來如何廣收門人，創立教宗，始終沒有追念師恩，我那埋骨之處，你從未前往憑弔留戀。寶物一到手，立即遍訪舊日同黨，意欲重新結納，以增聲勢。及至連訪了好幾處同黨，就在這四十九年之中，

已爲各正教中人誅戮殆盡。這纔知道一點悔悟，掃興回山。可是你祇知身是旁門，須照旁門行徑去做，卻不知旁門中人，如不以邪術濟惡，不論轉劫與否，一樣可以求得正果。便是我當初，雖不免做過兩件惡事，終因知道善惡是非，有能補過之處，盡管任性偏激，人如犯我，我必不容，但是人不犯我，我也決不犯人。又能到處與人方便，更能約束門人，不稍縱容姑息，直到兵解身死，仍決不肯留一遺孽，爲害人間，算起來還是功大於過。你看當時不違我命，甘心從死的這三人，不是今日都隨我改邪歸正，有了成就？你偏執迷不悟，雖不時常妄出爲惡，卻未照你誓言行事。平日魚肉各洞邊蠻，遇有左道中人，便行結納。可見你當時叛我之念發諸天性，並非畏死所逼，此已罪無可逭。故此我祇暗中留意，不想與你再見，靜俟你犯了大惡，違背前誓，與正教爲敵，意圖大舉之時，再行處治，使你應誓，收回我的法寶。果然你終日畏首畏尾，一旦遇見妖婦，用一淫女向你蠱惑，便爲所動，竟敢仗恃我這幾件法寶，欲入峨眉盜取肉芝，妄冀仙業。也不尋思，既有這等好事，妖婦也非庸凡之輩，怎不自取，卻送便宜與你？如你自尋死路，更無話說，速照當初所立誓言自殺，身雖慘死，你曾修煉多年，祇要元靈未耗，此去轉世，如能不昧夙因，謹記今日之事，時刻驚心，未始不可投入正教門下，尋求正果；即或不然，再入旁門修煉，未來禍福也是難料。此是你昔年反迹未彰，我已轉世，故此寬容。如照我前生性行，祇斬你元靈，使你能投人身，已是萬幸。求饒無用，如再遲延，祇有大害。』妖人自知無望，祇得滿面悲忿，將身邊法寶遞過。並說：『碧磷衝已在來路失去，料爲敵人所得。弟子今日悔已無及，望乞師父不念前惡，特賜宏恩，來生仍賜接引，免又遭劫墮落。那妖婦許飛娘遣來蠱惑弟子的淫女，已被弟子來時識破，祇因貪心欲得肉芝，仍照所言行事。因爲信她不過，已將她元神暗中禁制。弟子因她而死，決不容她獨生。』道姑忙說：『此事萬不可行。』話未說完，妖人說到末句，已用邪教中尸解之法，臉朝上，憑空橫躍丈許，落在地上，手足四肢立即脫體，自行斷落，死於非命。

「我三人隱形在側，見道姑人頗正派，祇聽說話，未見施爲。正查看她的道力深淺，是甚路道，道姑一面命隨侍門人掩埋屍骨，忽然側顧笑道：『孽徒所失之寶，忽在近側隱藏，不知何方道友在此？何不請現法身，使領教益？』我們纔知她的自煉之寶，不易隱藏，被她看出，所以如此說話。我便搖手示意，叫朱矮子他們仍自隱身，祇我一人待寶出去，看她還能覺察與否，果然她並不知人數。及至互問姓名，她卻知道我的來歷。對於自己以往姓名行迹，竟不肯說，祇說前生之事，不願再提。今世入道不滿百年，姓苗名楚芳，生自荊門世家。前因未昧，法力尚在。年甫十二，便拜別父母出家，尋到一同轉動的三個徒弟，就在荊門山中出家。前生的事，從未向人說過，便是今日到會的荊門女散仙潘芳和她交好，也不知她的底細。多少年來，祇在人世上積修外功，以補前過。相貌既醜，又隨時更換姓名。所行善功，向不使局外人知，對身受者又力誡泄露。行藏

最隱，向不與外人交往。潘芳也祇近四五年相交，因此，無人知她來歷。適纔處治孽徒，發覺此寶，知有人隱身在側，料是正派中高明之士，故請一見。當初此寶爲惡徒奪去，本心不想索還。再見歸我，索性做人情，將收用之法以及本質，一齊告知，免我又去費事。這一大方，我反不好意思要人東西，還她又堅辭不收，祇得說暫借，並將朱矮子等喚出相見。她本因寶及人，如無此寶在手，我二人的隱身法並看不出。她見朱矮子等現身，忽然嘆道：『我祇說今生又苦煉了多年，已具不少神通，兼有正邪兩派之長。不料見了兩位道友，仍是小巫大巫，相差尚遠。經此一會，我又警悟不少。此後心願完滿，便須另覓名山，閉戶虔修，永不再用法術與人爭長了。』我三人勸她師徒來此赴會，她再三辭謝，說與我們交遊，現尚自慚往迹，不堪強附朋友之列。我們所尋妖人，她也知道。那軒轅老怪的門人，此時並無來犯的膽子，連雪山之行俱不敢參與。既和妖婦交好，早晚也必落她套中，此時雖恨我們，卻不敢來。人也不住當地，石洞污穢，也無人居。說罷，便自分別。邊山四凶，我祇見過一個，所以不知底細。沒想到她爲極樂童子所斬，竟會回頭。可見上天與人爲善，休說她爲人有善有惡，瑕瑜互見，如非偏激任氣，傷了李真人好友，照她的前生爲人，我們也不會尋她晦氣。便是真有過惡，祇要勇於遷善，在大劫將臨之前覺悟，一樣回頭是岸，轉禍爲福。

「令高足們，個個根骨至厚，緣福深巨，所以仙緣隨時遇合，所得法寶最多，比起別派門下修煉多年，想求一口好劍而不可得的，相去真有天淵之別。此寶既有不少用處，適纔席上我見靈嶠三仙中丁道友又借賜酒爲名，暗中賜與金蟬、石生每人一件東西，想來也決非常物，況且幻波池還有不少異寶待取，以後無論遇見何等妖邪，哪還有難辦的事麼？」

妙一真人笑謝道：「衆弟子有何德能，還不是諸位前輩和諸至交好友，福庇玉成，始能有此。因見他們成道一切無不得之太易，惟恐不知惜福自愛，不知艱難，故此嚴定規章，稟承家師敕命，設下左右兩洞火宅、十三限等難關，並在左元洞壁之上闢下洞穴，爲留居弟子苦修之所。以考驗他們功行，堅其心志，穩紮根基，免致失墮，爲師蒙羞，且負諸位前輩諸良友成全的苦心。」乙休方要插口，忽見楊瑾去而復轉，直降殿前。妙一真人迎問：「道友有何見教？」楊瑾入殿，即對乙休說道：「我因和葉道友交好，她和謝道友帶了仙都二女和新收弟子李洪，前往小寒山去訪忍大師。值我有事雪山，便道相送，歸途遇見韓仙子和乙老前輩的兩位女弟子畢真真和花奇，滿面憂惶，在空中徘徊，似在等人。見我路過，忙迎上來，約同降到下面，忽然跪地，哭求相助。問其何故，纔知畢真真生相太美，心卻極冷，她在這裏赴會時，遇見聚萍島散仙凌虛子崔海客的大弟子虞重，想是見她美貌，不知這位姑娘是有名的美魔女辣手仙娘，專一含笑殺人，妄思親近。

照花奇說，也並非有甚邪念，許是前世冤孽，該遭此劫。入席時，本是衆弟子隨意落座，不知怎的，虞重後進來，對桌有三空位不坐，恰巧畢真真身後虛了一席，他不和相熟知交同坐，卻繞過來，坐在畢真真的身旁。席間虞重並無甚輕薄言行，對於畢真真，祇是讚佩了幾句，畢真真卻多了心。其實虞重自知法力功行不如在座諸人，又見他師弟楊鯉自投入峨眉門下，功力大進，欣羡異常。聽那口氣，對誰都願傾心相結。畢真真當時如不理他，也就罷了，祇因誤解對方不是玄門正宗，居心不正，意欲懲處，明明恨惡，卻故意假以辭色。花奇知她師姊性情心意，看出不妙，連拿話點醒。虞重一點也不警覺，反倒受寵若驚，誤把殺星當做福神，以爲從此可以訂交來往，問畢、花二女是否也在白犀潭居住，還是另有洞府？並說日後專誠拜訪。畢真真祇對他說，白犀潭外人不能涉足，自己也不在彼，住在岷山天音峽裏，雖未許其前往，也不拒絕。本想日後虞重如真前往訪她，再行懲治，羞辱他一頓便罷。

「也是虞重死星照命。他和南海散仙騎鯨客的弟子勾顯、崔樹，從拜師起便相識交好，往還極密，時常笑謔，無話不談。這時恰巧同席，恰被崔、勾二人看在眼裏。三人的師規都不禁婚嫁，崔海客便是夫妻同修，乃妻兵解轉劫纔十餘年。騎鯨客更是成道以後，纔娶一女散仙爲妻。他們這一類散仙，不似我們除卻嫁娶在先，以後同勘世緣，合璧雙修，成道之後便不會再有婚嫁。神仙眷屬，認爲常事，祇不過在成道以後，遇有夙緣，情投意合，雙方結爲仙侶，在一處修煉，互相扶助，共駐長生，不似左道妖邪，以淫慾爲事罷了。勾、崔二人見畢真真貌既美豔，人又灑脫不羈，對待虞重，好似格外垂青，以爲雙方有緣，心中默契。當時恐當着衆人取笑，女的羞惱，壞了朋友好事，還在裝呆，一言未發。等衆仙賓辭散各去，三人都是隨師多年，行動自如，祇和乃師稟說別處訪友，便可不必一同回山。虞重本想對方既沒有叫去，尚欲自重，日後得便再行登門往訪，暫時自先回山。勾、崔二人卻想爲他促成良緣，以爲機不可失，尾隨在虞重身後。纔離本山，便說有事相煩，各和師長一說，便朝岷山趕去。如趕不上，也許不致遭那殺身之禍。恰巧畢、花二女和荊門女散仙潘芳一見投緣，宛如宿友，行時不捨，執意送她還山。因此反是三人先尋到岷山天音峽，二女未回。守洞神獸丁零，甚是猛惡，幾爲所傷，掃興之餘，見當地風景甚好，便一路遊覽回走。我想這時，韓仙子定必神遊在外，否則早已傳音警戒，何致出這亂子。偏是這般湊巧，劫數臨身，無由避免。

「三人剛把岷山走完，到了江邊，快要飛起，二女也正趕回，因在空中下望，見一白木船過灘遇難失事，動了善念，下來從水中將人救起，正遇三人走來。畢真真越認爲對方存心輕薄，妄欲勾引。當着所救船家不便發作，那地方離白犀潭師父又近，便令三人仍返原路，在姑婆嶺山中覓一僻靜之處相候，以作長談。這一來，休說勾、崔二人，便虞

重也不免動了點非分之想，喜出望外，一同依言去往等死。一會兒工夫，二女趕來。先是花奇看出師姊要動殺機，心想對方師父既是峨眉邀請而來，必非妖邪一流。苦勸不聽，乘着畢真真救人之際，意欲搶在頭裏，警戒三人休存妄念找死。一面又想察聽背後之言，究竟對方是否輕薄淫邪之士。這時，正值虞重在和勾、崔二人爭辯，力說：『自往峨眉，見了開府盛況和各派高足，便自慚形穢，此番回山，決意立志清修，不再時出閒遊，致荒功業。對於這位畢道友，雖是前緣，承命垂青，假以辭色，一則她法力道行均比己高，自問不堪匹配；二則雖然對她十分敬愛，終嫌遇合太易，她平日人品尚不深知。韓仙子道術雖高，也和我們一樣，不是玄門正宗。自問一無所長，此女忽然垂青，何取於我？既欲做一千秋佳侶，同駐長生，又非世俗兒女，家室之好，不能不慎之於始。我先在江岸相遇，承她約來這裏密談，未始不做神仙眷屬之想。此時忽然心跳神驚，覺非佳兆，前念已是冰消。我們都是修道之士，少時二女來時，務須自重。暫時祇可結一忘形之交，等到日久，看明她心地爲人，是否可以長處，還須互出自願，然後再作打算，絲毫不可相強。我們交厚，當着二女，切不可和平日你我三人相對時那麼隨意笑謔。』勾、崔二人均笑他迂而不情，這等天仙化人，能夠垂青，豈非夙世緣福，還要如此矯情。她如無心於你，必早見拒，也不會約來相會了。

「花奇聽出虞重人品不惡，忙即現身警告時，畢真真已蓄怒飛來，見面不容分說，開口大罵：『無知妖孽，瞎眼看人，自尋死路！』三人俱都好勝，覺着是你先示好意，如何出爾反爾？這等辱罵不堪，欺人太甚。立即反脣相譏，報以惡聲。雙方便動起手來。既成仇敵，畢真真又逼人太甚，雙方自然不會有好話說。虞重不合說她冶容勾引，賣弄風情，這時來假充正經。似你這等無恥賤婢，便再轉一世嫁我，也必不要。話既難聽，三人本也不是弱手，又想合力將對方擒住，羞辱一場，於是愈發激動殺機。畢真真見自己一人敵三，難於取勝，竟將師傳遇急始用，不許妄發的防身至寶火月叉和西神劍，同時施爲，猛下毒手。三人見勢不佳想要逃時，已是無及，虞重首先遇害；勾、崔二人仗着精於分身代替之法，各斷一手臂以做替身，借遁逃走。當動手時，花奇在旁，大聲疾呼，力說三人俱非妖邪，尤其虞重是個端莊人。叵耐畢真真認定花奇怕事，一句不信。直到三人一死兩傷，花奇急得和她起誓，纔自相信。雖覺事情做錯，以爲師父素愛自己，又喜護徒，以前常犯殺戒，不過數說幾句，至多受點小責；如有強敵尋來，師父還代出頭做主。聽花奇埋怨絮聒，還在怪她膽小，先並沒把此事放在心上。

「正想回去，忽遇乃師近年惟一不時往還的好友楊姑婆，由這裏回山，已快到島，因爲發現一事折回來，往白犀潭去和乃師商談，途中正遇勾、崔二人因受了西神劍傷，雖得化身逃走，元氣損耗太甚，已難往前飛行，快要不支降落。楊姑婆原與三人之師相識，

喚落救治，問起前情。楊姑婆人極和善，最惡強橫，平日見畢真真動輒便起殺機，嫌她心狠手毒，已向韓仙子說過兩次，令其嚴加管教，不可如此，想不到今又做出此事。而凌虛子崔海客，曾以百年之功，費盡心力，採取三千七百餘種靈藥和萬年靈玉精髓，煉成亙古神仙未有的靈藥九轉還金丹和六陽換骨瓊漿，凡是修道人，無論兵解尸解，元神煉到年限，祇要法體仍在，便可用以復體重生。崔海客二藥極爲珍祕，向不輕易示人。楊姑婆和韓仙子交厚，知此二藥於她將來有極大用處，可少去六甲子苦修，還是本來法體。乃子易晟和崔海客恰是莫逆至交，曾令往求，居然慨允相贈。如何將她愛徒無辜殺死，好生氣忿。虞重元神爲火月叉所傷，也是損耗太甚，竟不能自飛，勉強附在崔樹身上，欲待回山哭訴，求師報仇。不料勾、崔二人也幾難自保，眼看色殆，幸遇救星。楊姑婆一面行法，醫了勾、崔二人的傷，令其回山；一面護住虞重元神，趕來見了二女，便是一頓大罵。說畢真真這等行爲，即便她師父護犢偏心，能恕她罪，楊姑婆也不容。並說：『不久他三人師父便來向你師父要人，看你何以自解？』說罷拂袖飛去。

「二女知道師父患難至交，祇此一人，每年必往白犀潭看望一兩次，每來師父必有益處，情分既深，又極敬服。她如爲對方做主，已是不了，何況又是與師父脫劫成道、有極大關係的人。起初聽楊姑婆和師父說：元神祇管凝鍊，到了功候，終不如肉身成聖的好。原有仙骨法體，修煉多年，棄去可惜，並還要多費好幾百年苦功，纔能修成地仙。長子易晟有一至交散仙，煉有靈藥，已囑求贈，如能得到，時至便可以原體成道。當時未聽說起姓名，不料竟是適纔誤殺人的師長。再一細想：『自己行爲委實也有許多過錯，師父平素雖然鍾愛，法令卻是極嚴。前爲自己好殺，已曾加告誡，再如不悛，便處嚴刑。所殺的人，十九都是罪有應得。似此存心誘人爲惡，妄肆殺戮，並還不是情真罪當，又不聽花奇勸告，不管善惡是非，任性孤行，如何還能容恕？』想起師父翻臉時情景，不寒而慄。楊姑婆去後，嚇得面目失色，無計可施。見我路過迎住，求我繞道來此，告知乙老前輩和妙一夫人，急速設法救她。此時二人也不敢回白犀潭，要去成都朋友處暫避。等乙老前輩與妙一夫人爲她轉圜，免去墮劫之慘，再行見師請罪。行時並說了楊姑婆和乃師商量的事：乃是天癡上人因上次乙真人在銅椰島救他兩個孫兒，致天癡當衆丟臉，面子難堪；彼時又曾有天癡訂有白犀潭再見的話，因此懷恨。他知白犀潭之行，多半佔不了便宜，特意先期趕往赴約，一面又在島上設下極厲害埋伏，準備此來不利，轉激乙老前輩自投羅網。已定日內島上陣法佈置完竣，命門人往白犀潭投柬定約，跟着便率領門人前往，與乙老前輩鬥法了。」

乙休笑道：「癡老兒要尋我報復銅椰島火焚磁峰，強救易氏兄弟之恥，早已在我算中。他平生從沒喫過人虧，所以把上次的事認作奇恥大辱。這次向我蠻纏，非叫他丟個大臉，

挫挫他的氣焰不可。本來這裏會後就應該走，祇因齊道友三日後要考驗門下高足功行，以定去留。那左元十三限和右元火宅兩處難關，尋常修煉多年的有道之士尚且難過，他偏拿來考驗這些新進門人。固然法良意美，門下諸弟子美質良材甚多，修爲雖淺而道心堅定，不患無人通過，終覺出題太難。再者，此番如通不過，不特將來更難，非下十分苦功，朝夕勤修，不能有望，並還要在左元崖穴中，受上多年活罪。別人與我無關，祇有司徒平、秦寒萼二人，當初因我不願失信於藏靈子，令他夫妻往紫玲谷赴約，雖明知二人該有這場劫數，但我以爲一切算就，照此行事，便可免難。哪知陰差陽錯，仍爲藏矮子所算，雖是二人道心不甚堅定，又以行時負氣，諸多自誤，總是我當老前輩的預謀不佳所致。我曾答應他們，始終維護，必使成道而後已。這次出山修積外功，關係將來成就非小。二人本身真元已失，要想這次通行火宅、十三限，十有九通不過去，弄巧還許白喫一場大虧，多受許多年艱苦。我爲此暫留數日，欲助他二人渡過難關再走。偏生天癡老兒尋我麻煩，也在日內。他雖沒奈我何，到底來者不善，也須先爲防備，纔能穩操勝着。我和齊道友雖是患難至交，但貴派正當開山鼎盛之時，其勢不能爲我一人有所偏私，便請齊道友徇情壞法。如今我祇好走，但我既已許他夫妻，終要成全。好在白、朱二道友在此，請齊道友看我薄面，對於二人格外加恩成全。雖仍照教規使其通行，不令獨異，但請令二人由火宅通行，不經左元十三限。同時並請白、朱二道友暗中鼎力相助，我少時再賜二人兩道靈符，以做守護心神，防身之用。這樣衝過，固然勉強，但我既請齊道友法外成全，此後他二人的事，便和我的事一樣，如遇奇險，無論亂子多大，相隔多遠，我必趕往相助，決不能使他們因爲功力不夠，貽羞師門，也免使別的弟子援此惡例。不知三位道友肯酌情推愛，予以成全否？」

妙一真人笑道：「日前開讀家師玉敕，門弟子功力不夠，而此時必須下山行道的，何止他二人？這些內外功行同時修積，都由火宅通行。司徒平、秦寒萼原在其內，祇不過各有各的福緣遇合。如無大力相助，憑諸弟子功力，仍難通行罷了。道友道法高深，法力無邊，每喜人定勝天。實則道友之助二人，也早在數中。此時衆弟子正在歡聚，道友又是起身在即，所賜靈符，請交小弟，到時轉授好了。」乙休隨將靈符取出，交與妙一真人，笑道：「天下事，各有因緣，不能勉強。令高足司徒平，自從初見，我便心喜。近見他向道既極堅誠，修爲又復精進，心地爲人無不淳厚，越發期重。我雖喜逆數而行，究無把握。他遲早成道，自不必說，祇不知他將來能否因我之助，能免去他夫妻這一場兵解麼？」朱梅接口笑道：「駝子，你總是放着好好神仙歲月不過，終日無事找事。既肯爲外人操這許多閒心，你那兩女高足誤殺了崔海客弟子虞重，又把騎鯨客的勾、崔二弟子手臂斷去，雖說事出誤會，到底說不過去。令正夫人那樣脾氣，定必嚴懲無疑。二女資質既高，又在令正夫人門下修煉多年，尋常海外那些散仙，都未必及得上她們。萬

一令正夫人盛怒之下，將她們殺以抵命，豈不可惜？她二人知你恩寬慈愛，求楊道友前來乞恩，怎麼給她們設法轉圜？一字不提，置若罔聞，是何緣故？」

乙休笑道：「你哪裏知道，我那山荊素來護犢，較我尤甚。醜女花奇，爲人忠厚尚可，惟獨畢真真這個孽徒，被山荊慣得簡直不成話了。你聽她這『美魔女辣手仙娘』的外號，豈是修道人的稱謂？如在峨眉門下，就此七字，也早逐出門牆了吧？以前因她所殺多是左道旁門中人，雖不免於偏激，有的罪不至死，還有個說辭。似此口蜜腹劍，深機誘殺，焉有姑息之理？休看山荊平日縱容，一旦犯了大過，祇一變臉，毫不容情，誰也說不來。這孽徒太以疾惡好殺，昔遊終南，與華山派幾個小妖孽鬧法，一日之間，連用山荊所傳法寶，殺了十一人。中有兩個，並非邪惡，因與妖徒爲友，偶然同坐，也遭了波及，全數殺光，一個未留。那兩人師長恰是山荊舊交，查出根由，前往白犀潭訴苦。她本已該受責罰，偏是膽大妄爲，惟恐來人告發，竟敢乘山荊神遊之際，欺那兩人自從山荊遭難，從不登門，交情泛常，妄自發動潭底埋伏，將來告狀的人擒住，凌辱強迫人家罷休，永遠不許登門，並立重誓爲憑，纔行放走。那來人也是成道二三百年的散仙，當時被她製得死活皆難，沒奈何，終於屈服回去，連愧忿帶冤，幾欲自裁。最終仍是恨極，因孽徒曾說，如有本領，可自尋她報仇。自知此仇難報，竟不惜辛苦艱危，欲費百年苦功，祭鍊法寶，來尋山荊孽徒報仇雪恨。由此樹下兩個強敵。不久被山荊聞知，盛怒之下，便欲追去魂魄，使受九年寒潭浸骨之苦。祇因她修煉功深，一面哀告乞恩，一面守住心神，拼命相抗。山荊又不忍使她真個墮劫，下那毒手，纔得苟延殘喘，已經吊打了三日夜。花奇拼命犯險逃出，向我哭求解免。上次我遣司徒平去白犀潭投簡，一半因爲我夫妻將來之事，一半也是爲了這個孽徒。此事可一而不可再，此去勸自然勸。山荊知我能不惜費事，使虞重再生，早日成道，或是另尋一好廬舍；並把左道中人的臂膀尋兩條來，再向陷空島討些萬年續斷，與勾、崔二人接續還原。聽我一說人情，也必以此要挾，我也自然答應。但業障罪大，處罰仍照預定，決不因我而免。祇不過山荊借此收科，說因我勸，方沒廢卻她多年功行，誅魂戮魄，永世沉淪之苦罷了。」

追雲叟白谷逸笑道：「諸位道友，休聽他自壯門面的話。駝子和他夫人，先也和齊道友一樣，是累劫近千年的患難夫妻，祇是不能歷久。最後一劫，他竟忘前好，不講情誼，以致韓道友飲恨至今，平日非但不與他見面，連送封信去都須轉託別人。上次駝子命司徒平去白犀潭投簡，便是想試探他夫人是否年久恨消，回心轉意。不料這一試探，果有一線轉機。他覺得司徒平不畏艱危，幸完使命，大是有功於他，所以對他夫妻情分獨厚。跟着得寸進尺，知他夫人素來好勝，自己不論多麼薄情，名分上總是丈夫，決不容外人上門欺凌，借着銅椰島救人放火之事，把癡老兒引上門去，以圖與他夫人言歸於好。我

想韓道友出頭，夫妻合力，使癡老兒喫點苦頭，自是無疑。可是韓道友心中仍未必無所介介，再似昔日夫妻同心，誰說的話都能算數，怎能辦到？祇恐駝子不開口講這人情還好，如若開口，弄巧人情不準，還要加重責罰，那纔糟呢。」乙休正要答話，朱梅也插口道：「這話並不盡然，再不好總是夫妻。畢、花二女日侍韓道友身側，乃師近來心意必已窺知，如知不行，必不肯苦求楊道友請駝子爲她們設法。開府時，二女我都見過，資質雖是不差，似是好殺，固應儆戒。萬一韓仙子果然動了真怒，毀去真真的道力，迫使轉劫，又太可惜。虞重死得雖冤，物腐蟲生，並非無因。座中同輩甚多，爲何單對此女殷勤？本身也有不對之處，不能專怪一人，此事是夙孽。駝子既有起死回生之力，正好施爲，一體成全，對此女也略加懲處，做其將來，庶幾情法兩盡。韓道友決不忘情故劍，駝子所說罰已前定的話，極爲有理。但是此罰必重，非所能堪。最妙是得妙一夫人再爲從旁關說，就不致有大罪受了。」

乙休笑道：「當初山荊若不遵前誓遭那劫數，在白犀潭寒泉眼裏受這些年苦楚，哪有今日成就？恐連這次道家四九重劫都等不到，就墮輪迴了吧。她因劫難已過，不特四九之劫可以無慮，而且她多年苦修結果，現在已成地仙，何況不久仍要原體復生呢。因禍得福，早已明白過來。祇是昔年忿激之下，話太堅決，當初我也實在疾惡太甚，不爲她少徇情面。恰值癡老兒自找無趣，正好借此引她出來，祇要見面，便無事了。孽徒自恃山荊所傳末技，妄肆殺戮，本應從重責罰，追去法寶道力，逐出門牆，纔是正理。祇爲念她平日功大於過，品行尚端，除性情剛激外，並無大過。在愚夫妻門下，修爲這麼多年，也煞非容易。又重楊道友情面，不爲太甚罷了。假使山荊真個護短，便我也容她不得，焉有輕易赦免之理？你祇顧孽徒將來可以爲你門人之助，便阿私所好，知道山荊敬佩妙一夫人，必能一言九鼎。卻不知我們修道人，最易爲門徒所誤。我因性好勝護短，現決不肯收徒，便是爲此。齊道友夫婦爲一派宗主，羣倫敬仰，自己立法尚恐不嚴，如何別人孽徒犯了大過，反倒強他們前往說情？日後衆高足如若有過，見有前例，勢必也去求了師門至交前來說情，那時何以自解？現在峨眉門下諸弟子如有似孽徒這等行徑的，嚴刑酷罰，雖未必使其身受，但追還法寶，飛劍斬首，永不收錄，則定然不移。似愚夫妻這等愛才姑息，祇受些折磨，仍留門下，必還以爲其罰太輕，如何還肯講這人情，爲日後門人犯罪張目，你不是白說麼？」

朱梅喫他搶白，笑道：「駝子說得有理。想不到你近來居然改了脾氣，可喜可賀。反正是你夫妻愛徒，與我們外人何干？自由你夫妻一個好人，一個惡人，去做過場吧。」妙一真人道：「乙道友既說預爲戒備，怎還不走？早到岷山與尊夫人先見，商談應對，豈不省事一些？」乙休道：「山荊自上次我令司徒平投簡，曉以利害，並把道友助我脫困

時所說的話告知，雖已省悟，但她因我殺她家人，不稍留情，終是有點介介，如先見面，不免爭論。我素厭人絮聒，答話不免切直，過傷她心，未免有違初意。她已苦難多年，祇有等到癡老兒登門，她耐不住出來，同仇禦侮之時，再行相見。她既先出頭，便不致再有違言，彼此默契，我再拿話一點，就此不提前事，豈不省去多少囉唆？至於我所說的準備，自從銅椰島回來，早已備就，極爲容易。我算計癡老兒還有三日纔到，再停片時起身，沿途埋伏了去。他一意孤行，必不知我設伏相待。我等他由頭上飛過，已與山荊交手，我再趕去，時候足有餘裕。祇不能在此等候諸位道友傳授衆弟子道法，派遣下山行道了。」

妙一真人道：「天癡道友修煉多年，雖然夜郎自大，但教規甚嚴，師徒多人並無過惡。道友此去，保不住予以難堪。偏是小弟等暫時無暇分身，爲雙方化解。最好還是請賢夫婦適可而止，勿爲太甚吧。」乙休笑道：「他今來意，大是不良，我不傷他，他必傷我。管他銅椰島天羅地網，我先去佔一點上風，日後再說。」妙一夫人道：「好在二仙誰也不能致誰死命。不過他隨來門徒俱極忠心，如有忤犯，卻不可與之計較。」乙休道：「那是當然，誰耐煩與這些無知小輩一般見識。」玄真子道：「道友修道多年，道行法力無不高出吾輩，祇是微嫌尚氣。天癡道友一敗，必然言語相激，最好期以異日，大家從長計議。並非是說道友前往失陷，所可慮者，不是道友不濟，反是道友法力太強。萬一不幸，雙方操切偏激，各走極端，惹出滔天大禍，亙古不遇的浩劫，休說二位道友，便我等已早慮到，卻不能醫救預防的，也造孽無限，百劫難贖了。」乙休笑道：「諸位道友放心，此事決不至於。我早一時走也好。」白、朱二老道：「癡老兒對我二人，也早存有敵意，如往觀場解勸，適是逢彼之怒，祇好靜等捷音，暫且失陪了。」乙休笑道：「我和山荊已是兩人，他帶的人雖多，總是些無用後輩。你兩個如去，更當我倚衆淩寡，欺負他了。倒是此時我不能先往岷山，那裏也須有個佈置，而峨眉諸弟子待命將發，也在日內，不便遣往。此時最好能得一人代我前往，我還須另外物色呢。」說罷，便即起身。衆人送出平臺，乙休力阻勿送，道聲：「再見。」滿地紅光照耀，便自飛走。

玄真子道：「此人真有通天徹地之能，如非天生特性，便是天仙，何嘗無望？」白谷逸道：「此人可愛，也在他這性情上。他和天癡老兒，俱是煉就不死之身，便道家四九天劫，也祇不過使他略知謹慎，仍奈何他不得。如此雙方仇怨相尋，不知何時是了？」妙一真人道：「此事已和大師兄熟計，此時誰也不肯聽勸，且等到了不可開交之日再想法吧。」朱梅見楊瑾含笑不語，便問道：「駝子適纔分明希望道友助他先往岷山一行，他素不願求人，居然示意，可知重要。道友爲何祇做不解？」楊瑾道：「此事原奉家師之命，有事於此，就便爲淩雲鳳稍效綿力。畢、花二女之託，乃是附帶。大方真人將天癡

上人師徒困禁白犀潭寒泉眼裏七日夜，再行放他們回島，家師先已囑咐，如何可以助他？朱由穆、姜雪君素喜三位道友，還要回來，也是爲了大方、天癡二位這場爭鬥。他們須在途中等待一人，不然也早來了。」正說到此，忽聞旃檀異香，楊瑾、玉清大師齊說：「三位道友到了。」話言未了，隨着香風，一片祥光飛墮殿臺之上，果是白眉門下弟子采薇僧朱由穆、李寧，同了姨姆惟一愛徒姜雪君。互相略微禮敘，便說起神駝乙休和天癡上人鬥法之事。下文便是天癡上人與乙休、韓仙子白犀潭鬥法；乙休大鬧銅椰島，被壓在元磁神峰之下，幾惹千古未有的浩劫；妙一真人、玄真子率領兩輩同門前往解圍；易靜、李英瓊三上依還嶺、開府幻波池；金蟬、石生等七小鬥顛師，另闢小仙府；齊靈雲、周輕雲、秦紫玲重返紫雲宮等熱鬧情節，至爲繁多，不及備述，均俟慢慢分解。